

# 虚云和尚诗歌之“茶禅”生命意识考究

吴正荣 冯天春

(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,江西师大政法学院)

**摘要:**通过对虚云和尚二十余首“茶诗”的分析,发现其中有一股独特的“茶禅”意识。首先,它折射出虚云对“禅茶”传统的自觉接受。其次,它具体体现在虚云常以茶作为契机接引徒众,尤其是对公案“吃茶去”的挖掘。尤为重要的是,虚云生活中的“茶”已经“禅化”,茶就是“真如相”,展现着虚云世出世间的圆融生命境界。

**关键词:**虚云和尚;诗歌;茶禅意识;考究

虚云和尚(1840-1959),俗姓萧,世寿120龄,一生荷担曹洞、临济、法眼、云门、沩仰五宗家业,摄机禅净律密等领域。弘法之余,他“诗思飘然总不群”,<sup>[1]277</sup>吟留诗歌近400首。其中有二十余首“茶诗”,兼融禅,茶,诗三种生命元素,造成诗中独特的“茶禅”意识。因其茶的作用是“显现”禅,故云“茶禅”。具体有两种境界。教授徒众时,明显“以茶摄禅”,茶多作为善权,借以入道。而当茶作用于虚云,即是显现生命的一种媒介。“茶诗”中所寄寓的,就是虚云由禅内化而成的一种生命境界了。

## 一、茶禅意识之发生

从概念上辨析,“禅茶”和“茶禅”存在各自内涵,但实际上,特别对于禅者,两者是融为一体的。本质上都是将禅寓于

生活,实现生活的“生命化”,以体验禅的永恒价值。虚云继承了这种传统,且将“茶”运用到了弘法中。

从大的背景看,中国的主流文化属于贵族文化,禅茶传统就是一种生活艺术化的体现。同时,文人们将茶上升到了传达生命体验,承载生命本源的高度。唐刘贞亮《饮茶十德》即点出了这种作用:“以茶可行道,以茶可雅志。”<sup>[2]23</sup>而杜耒“寒夜客来茶当酒,竹炉汤沸火初红”<sup>[3]18</sup>更是“以茶行道”的境界,“禅意”凝于当下的“火初红”,映现出生命本源的能量。还有陆游的“青灯耿窗户,设茗听雪落”,<sup>[4]</sup>茶已融入生命,透出“毕竟寂灭”的永恒。虚云诗中继承着这种传统。如“寸香陪客坐,聊将水当茶。莫嫌言语寡,应识事无涯。”<sup>[5]213</sup>茶一如既往地贯穿在生活中。不过重点已是“应识事无涯”,转向关怀生命。其《山居》又云:“松根聊作枕,睡起自烹茶。”<sup>[6]22</sup>更是禅的境界。现实的障碍一旦突破,有相无相都是茶,有茶无茶都是禅。

虚云诗中产生“茶禅”意识的另一原因是“以茶摄禅”,将茶作为入道善权。理论上讲,任何物相都可作为方便,只不过虚云选择了“茶”这种方式。这在虚云禅法体系中随处可见。如《除夕普茶示众》中,即由茶到禅,他告诫弟子:“总要及早努力,了脱生死,方为上计。”<sup>[5]213</sup>关于什么是禅在当下,他又

滋”。可证此“携手”专指夫妻之间的携手,恰好与《说文》的“友”字“从二又相交”、段玉裁注“二又,二人也”相吻合。而且,“好”字更能证明这一点。平心先生《释好》说:“好字从子女会意,子为丈夫之通称,《白虎通》及两汉经师多持此说,与古籍子女对举义训相合。(妇女称子,为此字广义用法。)男女相配,实为好之本谊。《诗·关雎》:‘君子好逑’,闻一多《诗经新义》谓好逑为义近并列之二名词,当训仇匹、妃匹。……案闻说至确。……”<sup>②</sup>我们以为平心先生认为“男女相配,实为好之本义”,实属高见。但是,我们以为其释“好字从子女会意,子为丈夫之通称”,尚有值得补充之处,即“好”的另一半“女”字之义。《殷墟文字乙编·六四〇四》:“寮于王亥女。”《殷契粹编·一二〇》:“其又三女。”此二例中之“女”字,如于省吾先生和郭老所释,均用作“母”,“王亥女”,即“王亥母”,系王亥的配偶。“三女(报)女”,即“三女母”,系三女的配偶。……概(笔者按,疑为“盖”字之误)上古“母”、“女”音近(……),本共用一字……”<sup>③</sup>此二例恰好补充了平心先生释“好”的另一半,“女”为妻、妻子;所谓“好”,“为男女相配”,实为“夫妻相配”。<sup>④</sup>因此,“携手好”就是携手夫妻。“不念”两句:就是“不思念携手夫妻,抛弃我就像遗弃脚下的足迹”。“南箕”两句:就是“南箕四星像簸箕却不能簸扬,南斗六星像勺却不能舀酒

浆,牵牛星不能肩负车辐(隐喻牛郎不能娶织女),皆徒有‘虚名’。”

再次,释“良”。“良无”两句的关键词是“良”,它不是副词,而是名词。《汉语大字典》释“良:古时妇女对丈夫的称呼。《仪礼·士婚礼》:‘媵礼良席在东。’郑玄注:‘妇人称夫曰良。’《乐府诗集·清商曲辞读曲歌之三十一》:‘白帽郎,是依良,不知乌帽郎是谁?’”可证“良”是丈夫。“盘石固”,《汉乐府民歌·焦仲卿妻》:“新妇谓府吏:‘感君区区怀。君既若见录,不久望君来。君当作盘石,妾当作蒲苇;蒲苇纫(韧)如丝,盘石无转移。’”这最后一句就是“盘石固”;而“无盘石固”,就是“没有像盘石一样坚固,而改变了追求配偶的初衷”,这就是下一句所说的徒有丈夫“虚名复何益”!综上所述,可以证明《明月皎夜光》是一首弃妇诗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

## 注释:

①②平心.《释好》,见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第1集,中华书局1962年8月第1版。

③刘有胜.《释好》,见《东北师大学报》1986年第3期。

④邹文清.《〈诗经〉婚恋诗选读》,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。

解说：“吃茶便吃茶，辞年分岁莫说他。”<sup>[170]</sup>意思是直用此心，专注于吃茶，即是内在生命状态。连《诞日茶话》中，众人讨论的也不是茶，而是透彻生死大关的“生亦不道，死亦不道”。<sup>[171]</sup>又如，当慧焰索茶时，虚云说：“春光富足野人家，不问优昙问苦茶。”<sup>[172]</sup>不谈茶本身，却将茶寓予了另一层含义。意思是，就算“本地风光”已然富足，还是要主动品尝进而享受生命中的“苦茶”，以检验自己的心性。参修过程中，禅容易让人觉得玄妙，但虚云通过“采茶”解释：“山中忙碌有生涯，采罢山椒又采茶。此外别无玄妙事，春风一夜长灵芽。”<sup>[173]</sup>禅并不神秘，它就是自然造化的如实状态。

人人都可以求证生命的永恒，只要专心“烹茶洗旧愁”<sup>[174]</sup>即可。虚云茶诗中有意识地运用茶作为人道的契机。最能体现他“借茶参修”实质的，是他对赵州“吃茶去”的活用。

## 二、对“吃茶去”的偏好及其实质

禅宗传统中，接引徒众方法众多，如“一指禅”，“棒喝”，“黄龙三关”等。虚云尤好运用赵州“吃茶去”。《五灯会元》载：“师问新到：‘曾到此间么？’曰：‘曾到。’师曰：‘吃茶去。’又问僧，僧曰：‘不曾到。’师曰：‘吃茶去。’后院主问曰：‘为甚么曾到也云吃茶去，不曾到也云吃茶去？’师召院主，主应诺。师曰：‘吃茶去。’”<sup>[175]</sup>赵州一律只回答“吃茶去”。这个公案令人困惑，禅人因此被逼迫离开固有思维而向自性无限接近。虚云常直接用这个公案截断众流。《茶次》云：“问：‘疑情不起时如何？’师云：‘吃茶去。’”<sup>[176]</sup>这样做除却景仰祖师外，更重要的是“吃茶去”的确既雅且精，可以有效地斩断禅人的思维模式。其诗也多次提及该公案，《阅古宿语录口占》云“又来重饮赵州茶”，<sup>[177]</sup>《大觉寺小憩》云“何劳饮我赵州茶”，<sup>[178]</sup>《和方乃斌居士韵》云“聊献新茶学赵州”，<sup>[179]</sup>《和刘孟涵居士韵二首》云“赵州授法唤吃茶”。<sup>[180]</sup>虚云祖师对赵州“吃茶去”的重视可见一斑。

同时，虚云又不是简单地复制，他是将公案的精神活化于现实。如《和刘宽涵居士句三首》曰：“曹溪水净无余味，客至赵州唤吃茶。五香本具人皆共，嚼碎虚空任吐渣。”<sup>[181]</sup>溪水茗茶本无味，唯人自造其香罢了，世间一切日常都因人而有。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泯灭表相上的是非判断，使人通达圆觉本性。但虚云喜爱这则公案并不是迷信它，诗中说得很清楚：“小坐竹亭亭顿息，何劳饮我赵州茶。”<sup>[182]</sup>“吃茶去”不过是一种方便法门，目的是“尘顿息”，如果目的已达到，就不必要再参“吃茶去”了。

也即，虚云偏好“吃茶去”的本质原因是用以斩断弟子的思维模式。“吃茶去”这种万能答案根本不符合逻辑，所以弟子就被迫离开逻辑去体验禅的实在。参禅难以证悟正是因禅者高度发达的意识障碍了灵性的外化，想不通、一悟的瞬间恰好是灵性呈现的绝佳时机。虚云主持各处名刹时很注重参禅打七，在特定的场合将诸人逼入绝境，前后际断。虚云自身也是在连打十二个禅七，于第八个禅七茶水溅到手上失手打落茶杯而开悟的。故而虚云很难不用这个与茶关系密切的公案。

## 三、虚云“茶禅”的生命境界

茶“在美学上，它有更高的境界；在文化气质上，也显得更为清高；在品位上，更讲究人品与茶品的相得。”<sup>[183]</sup>说到底，茶有天然的灵性，但饮者有多深的心性涵养，茶才具有多少生命。《般若无知论》云：“用即寂，寂即用，用寂体一，同出而异名，更无无用之寂而主于用也。”<sup>[184]</sup>说的就是“相”和“一”的关系，是从更为彻底的般若境界来统摄二者，同时又展现着饮者生命境界的艺术化。茶诗中所体现的生命境界主要在于“简化”和“人真如门，圆融无二”。

佛教认为生命的障碍是无明造成的，简化自己的存在形式，生命的真相就会呈现。虚云的简化实则是进入了生命中最真实的领域。他谦虚地说：“山僧也学风流事，烹茶觅句对东风。”<sup>[185]</sup>“山僧”实质已是大智大慧，“茶”已成为超越俗世的另一种生命存在。虚云“笑我已忘烟火梦”，<sup>[186]</sup>甘于淡薄度日。生命简化到“瓶笙初沸茶初熟，不觉人间有岁寒”，<sup>[187]</sup>生命本源就是简单朴素的饭菜，就是微火陋铛所煮的黄芽茶。简化而深邃。这证明人其实并不需要多少生存资料，如迷于物欲，则心理坑洞永远也填不满。一旦内在生命得以超越，则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”。<sup>[188]</sup>此时，有客无客，自己都可以过得丰满充盈。有客时，可“煮茗联新句”，<sup>[189]</sup>可“烹茶相对话无穷”，<sup>[190]</sup>甚至“与君夜话茶饼希”，<sup>[191]</sup>无茶也可谈禅论道，夜话一宿。无客时，“门前清浅水，风飘几片花”，<sup>[192]</sup>“饭罢茶余无个事，白云为我掩柴扉”。<sup>[193]</sup>哪里还有虚云和尚在修道谈茶，分明是能所无别，空有具遣了。正因为简化到“空性”，才是“无”，才可以虚含万象，“照见”万物。

总体而言，并非谁都会产生这种“茶禅”意识，虚云将茶，诗，禅三种元素合为一体，由禅统摄，达到了“用”和“体”的融合，同时展现出了他简化而深邃的圆融生命境界。

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 净慧主编.虚云和尚全集：诗偈[M].河北禅学研究所，2008。
- [2] 庄晚芳编.中国茶史散论[C].科学出版社，1988。
- [3] 杜来.寒夜[A].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.全宋诗[C].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3。
- [4] 陆游.听雪为客置茶果[A].严修著.陆游诗集导读[M].巴蜀书社，1996。
- [5] 季羨林编.虚云老和尚法汇[C].合肥：黄山书社，2006。
- [6] 纯闲主编.虚云老和尚在云居山（重刊）[C].南昌市百花印刷厂，2007。
- [7] 普济著，苏渊雷点校.五灯会元：卷四[M].中华书局，1984。
- [8] 赖功欧.茶哲睿智——中国茶文化与儒释道[M].光明日报出版社，1999。
- [9] 僧肇.般若无知论[A].正续藏第五十四册[C].
- [10] 朱熹.四书集注：论语·雍也[M].凤凰出版社，2005。